

中华魂百篇故事

朝鲜停战谈判纪实

以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

吉林人民出版社

3



53

7-4

中华魂百篇故事

(第二十七册)

吉林人民出版社

抵抗外侮

“朝鲜停战谈判不能不是一场异常尖锐的、复杂而长期的军事与外交交织着的斗争。”

——彭德怀：《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报告》

1953年7月27日，本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可是因为在这天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因而它就成了值得人们永远记忆的一天。

“联合国军”的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马克·克拉克在他以后写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他签字时的心情的：“我成了历史上签定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

7月28日，彭德怀将军签字后，面对用血肉写成的文本，对在场的将领们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谈话。他在《自述》一书中说：“我

在签字时心中想：先例既开，来日方长，这对人民来说也是高兴的。但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更大打击，似有一些可惜。”

停火协定签订的晚上，夜幕降临，繁星满天。礼成江、临津江水哗哗流淌着。在停火时间到达前一刻钟，双方阵地上枪声、炮声四起，照明弹、曳光弹照得满山遍野一片赭红。时针指向 22 点，停火时间到了，顷刻间，万籁俱寂。刚才还是战火纷飞的战场，转眼间就连弥漫在空气中的硝烟与火药味都慢慢地飘散在夏夜的凉风中。

人们在刹那间怀疑起自己的听觉来，他们屏心静气、侧耳倾听，果然连蛙鸣虫叫都听得见。刹那间，人们抱在一起，跳着大声喊叫着：“和平来到了，和平来到了。”

和平是来到人们面前了，可又有多少人知道，这和平谈判的背后，又有多少曲折的故事呢？

美国人像猎狗 一样寻找线索

1950年10月25日，正当朝鲜战场上美军和南朝鲜军队大举北进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对麦克阿瑟的“圣诞总攻势”发起了全线反击。

志愿军的反击，势如破竹。美、李军全线崩溃，自相践踏。

美国一位自由作家小克莱·布莱尔曾描述当时的情景：“……10月25日天黑不久，灾难降临了。约20万人穿插进沃克的第八集团军与阿尔蒙德的第10军之间的空隙，向第八集团军的右翼——韩国第二军发起了攻击。韩国部队崩溃了，仓皇逃跑，使中部美国第九军暴露出来。……11月27日，在东部战场，另一支中国集团军攻击了第十军的第一陆战师，中国军队穿插到背后，将海军陆战队围困在楚新水库地区。……局势很快就

明朗了，联军遭遇的是第一流的军队。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人纪律严明，指挥有方。沃克的第八集团军被这突然袭击完全打晕了头，很快开始全线后撤了。”

“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狂妄气焰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下去了。他不得不向华盛顿报告说：“中国人现在已经两只脚都踏进来了。”

11月27日，伍修权将军作为新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的特派代表，堂堂正正地参加了联合国政治委员会的会议。新中国派代表初登联合国讲坛，震惊了美国。

在新中国代表的强烈要求下，11月28日下午，安理会讨论了我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伍修权将军在会上发表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说，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的罪行，驳斥美国战争贩子们的陈辞滥调，高昂地向全世界传播了五亿中国人民的正义声音。

在朝鲜战场上，鼓德怀将军打得麦克阿

瑟狼狈不堪；在联合国讲坛上，伍修权将军又痛斥美国人的疯狂侵略。军事和外交上的失败，加剧了美国内部和盟国之间的争吵。

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吵成了一团，有的议员说朝鲜局势的发展已经使世界面临严重危机；有的说美军已丧失了对朝鲜军事局势的控制。有的说，不进攻中国的东北是一种姑息；有的说，美国应从此罢手，只照顾自家的事。国会山上嚷声沸沸，不可开交。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杜鲁门对记者说：“我们可能又像以前一样，遭到失败。然而联合国部队不打算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他还恐吓说，为了挽救失败，不排除使用原子弹的可能。

杜鲁门的威胁，吓不倒中国，却吓坏了他的盟国。英国下院工党议员 100 人签名请愿，声称如果艾德礼首相对美国此举给予支持的话，他们就退出工党使政府垮台。

艾德礼在伦敦再也坐不住了，他慌慌张张越过大西洋飞到美国去找杜鲁门谈谈。他

终于使美国作出了“在没有和对方协商之前，任何一方都不要使用原子弹”的协议。

艾德礼不仅代表了英国人的态度，而且也代表了法国、加拿大等盟国的态度，他们反对杜鲁门轻率地使用原子弹。由此可见，盟国对于侵朝的热情已降到如艾奇逊所说的不能再低的程度了。

杜鲁门瞻前顾后，苦思冥想，最后决定，不再向朝鲜增派任何增援部队，尽可能稳住三八线附近的战线，然后寻求停火，达成停火协议，使朝鲜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前的状况。杜鲁门之所以这样做，为的是先稳住阵脚，以图整军再战。

但中朝军队并没有上这个当。经过周密的准备和战前练兵，第三次战役选定在1950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17时发起。经过猛烈的炮火准备后，我军发起了出其不意的全线进攻，迅速突破了临津江、汉滩川以及在三八线上预设的敌防御阵地。

经过连续7天7夜的猛烈攻击，我军向

前又推进了 80——110 公里，歼敌 19850 余人，并再次解放了汉城，迫使敌人防线压缩到 37 度线附近。

这次战役是我军对预先有防御准备的敌人，发动的正面攻击，这次战役的胜利，进一步加深了敌人的内部矛盾和悲观情绪，同时也使杜鲁门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杜鲁门的招数总是碰壁，这时他才想起了艾德礼的劝告，于是，他指示手下拟出一项呼吁停战的声明，这时美国本土的意见趋于一致。

但带兵在外的麦克阿瑟是一个倚老卖老的家伙。杜鲁门深知麦克阿瑟的脾气。于是，他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先把停战声明的意思对麦克阿瑟打个招呼。

这次声明的大意是：联合国军击退北韩及中共对韩国侵略的主要任务已经达到，侵略者已被重新赶回三八线，联合国关于韩国统一和建立自由政府的目标，应该且已可能不用流更多的血予以实现。为解决朝鲜停战

及相关问题，特呼吁中共进行谈判，如中共拒绝谈判，联合国便不得不将目前的军事行动继续下去。

麦克阿瑟对此呼吁书颇不以为然。他未经请示就发表声明说：“如果联合国改变它力图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境内的容忍决定，而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赤色中国的沿海和内陆基地，那么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

这已不是呼吁谈判而是想把谈判的念头连根拔掉。英、法等国当即致电质问美国政府，杜鲁门为此十分恼怒。

麦克阿瑟给议员马丁的信无异于火上烧油：麦克阿瑟在信中批评美国的对外政策，强调美国应该把在亚洲的战争进行到最后的胜利的观点。

杜鲁门气不打一处来，他无法容忍，这位傲慢的将军总是拆他的台，他召集会议决定，撤消麦克阿瑟驻日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远东美国陆军

司令的职务。由李奇微接替他的职务。

李奇微一直官运亨通，他先接替阵亡的沃克将军担任第八集团军司令，继而又一揽子接受了麦克阿瑟惹祸之后留下的一大堆职务。李奇微在陆军总部工作很久，谙熟参谋勤务，而且工作作风谨慎，他因在总部工作时间长，懂得杜鲁门的战略意图，这些都成了他青云直上的动力。

为了便于在实力地位的基础上同中朝进行谈判，李奇微计划将战线推进到三十九度线及其以北地区，同时在“朝鲜蜂腰部”重新构筑新的防线。

他迅速从美国本土以及驻扎在欧洲、日本的军队中，抽调大批有实战经验的老兵补充其在朝鲜的军队。同时加强一线兵力，依恃美军装备好、机动快和火力强的优势，组织少量坦克和摩托化步兵始终保持与我军的接触，很快摸到我军的休整规律。

从1月25日开始，李奇微乘我军主力休整之机，以23万人的兵力发动大规模的进

攻，尽管我军层层阻击，但美军还是把战线又推至三八线附近。

李奇微对这3个月的进攻价值心里有数。他后来指出，这次反击“主要目的是俘虏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缴获和摧毁其武器装备，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作战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胜利，因为敌军迅速向北撤退时只实施了阻滞战斗。敌人什么也没留给我们，未遭我军任何打击，便安全撤退了。”

4月22日，我中朝军队发动反击，这就是第五次战役。这次战役规模很大，双方共投入80万军队。我军顶住了美军凶猛的势头，将双方阵线稳定在三八线的附近。

当美军再次打回三八线附近时，美国及其盟国又掀起了一场争论，除了一部分短见的人仍然幻想打到“彻底胜利”外，英、法等盟国和美国有战略眼光的人士都认为这是结束战争的最好的一个“心理时机”。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5月2日至16日再次坐下来对美国在朝鲜所追求的政治目的

和军事目标进行磋商，最后，向杜鲁门提出了一套关于结束朝鲜战争的新建议——恢复战前状态的三八线，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

5月17日，杜鲁门批准了这项建议。然而这时，对于杜鲁门来说，寻求谈判的门路却更为困难了。正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所说的：“是啊，于是我们就像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去寻找线索。”

大门终于打开了……

艾奇逊先派人向驻德苏联管制委员会主席政治顾问西蒙诺夫进行试探，结果毫无反应。此后艾奇逊又让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和副代表查拉普金进行非正式的试探，不仅没有成功，反而引起一些谣传。

通过美国——瑞典——莫斯科的渠道秘密试探了一下，同样没有回声，白宫政策设

计办公室的查尔斯·伯顿·马歇尔去香港寻找接触的机会，辛苦了一阵，仍一无所获。

种种途径失败后，艾奇逊想起了一位非政府官员，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员乔治·凯南。

乔治·凯南虽然不是政府机关现职人员，但他当时是国务院的顾问。他过去在苏联工作时间较久，对美苏关系颇有研究，他出面找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接洽有极大的便利条件。

乔治·凯南要求作私人拜访的信件很快就得到马立克的答复。在纽约海滨长岛乡下的一所别墅里，乔治·凯南受到主人马立克的热情接待。两人寒暄之后，用俄语开始了“朋友式”的交谈。

凯南提到：“我们两国在朝鲜问题上，似乎正在走向一场可能是最危险的冲突。”

听到这句，马立克立刻感觉出乔治·凯南此行决不仅仅是看望老朋友这么简单。他反问道：“既然美国的行动和政策会造成这样的危险，难道不应该改变你们的行动和政策

吗？”

凯南解释一番之后接着说：“我说的是现在的危险趋势应该得到制止。我看制止这种趋势的唯一办法是双方的司令官进行停战和停火的谈判，我们很想知道莫斯科对于这一形势的看法，也想知道有什么样的建议？”

马克立并不直接回答对方的问题，他只是淡淡地说：“你知道，苏联并未介入朝鲜战场的作战。”

凯南无奈，只好实话实说：“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共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至此，凯南总算把他的主要来意泄露出来了。

“是恢复朝鲜战争前的状态吗？”马立克马上来了精神，欠身追问道。

“是的，”凯南说，“各自回到战前的位置。”

马立克对于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追问不休，凯南一时难以应付，只好说：“其他问题，

准备以后讨论。”

双方谈话结束了，谁都知道，像这种谈话是没有什么政治效力的，他们只能向各自政府作报告而已。

马立克将凯南的意思通过莫斯科传到了北京。接着，金日成到达北京，就此事的发展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高级领导人作了深入的讨论。讨论结果又迅速反馈到马立克那里。

于是，一切按预定的安排操作起来。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中，发表了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演说。

“全世界人民都认识到，和平对人类具有巨大的价值。自从牺牲了千百万人类生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现在还不足6年，而用这样高昂的代价所得到的和平却又受到威胁。”

“朝鲜的武装冲突，这个目前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

各方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诚意。苏联认为，第一步是交战双方应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都撤离三八线。……我认为，为了确保朝鲜的和平，这代价不算太高。”

中国方面也作出了积极的响应。《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的反侵略战争，其目的就在于求得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所以即在此后，中国人民仍然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并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支持其它国家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合理建议。”“毫无疑问，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而又合理的。”

凯南投石问路，苏中方面反映积极。马立克的讲演也得到了美国的响应。6月25日，杜鲁门总统在田纳西州一次集会上发表政策性演说时表示“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与此同时，杜鲁门还指令美国驻苏大使寇克求见苏联外交部长，要求证实并阐释马立克演说中关于朝鲜问题的部分。